

江启舜  
著

# 快 恩 恩 仇

下册

作家

12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快意恩仇/江启舜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12

ISBN 7-5063-3819-X

I. 快… II. 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3123 号

## 快意恩仇(上下)

---

作者: 江启舜

责任编辑: 石 湾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1000 千

印张: 37.25

插页: 6

印数: 001-15000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819-X

定价: 5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第一章 乡思 / 1
- 第二章 逃亡 / 22
- 第三章 风起云涌清水庄 / 51
- 第四章 脱困 / 76
- 第五章 落脚望海市 / 100
- 第六章 房地产之争 / 123
- 第七章 横向关系 / 145
- 第八章 交通肇事 / 167
- 第九章 有钱能使鬼推磨 / 193
- 第十章 冤家路窄 / 221
- 第十一章 记者如同魔术师 / 250
- 第十二章 救美 / 272
- 第十三章 半老徐娘 / 296
- 第十四章 珠胎暗结 / 321
- 第十五章 两张照片 / 341
- 第十六章 花果山客人 / 371
- 第十七章 偷梁换柱 / 400
- 第十八章 美女魅力 / 428
- 第十九章 顶缸 / 452
- 第二十章 大难不死 / 480
- 第二十一章 欲擒故纵 / 508
- 第二十二章 退让不等于出卖 / 538
- 第二十三章 贪婪者心虚 / 565

- 第二十四章 子承父风 / 595  
第二十五章 客盈门 / 621  
第二十六章 引君入瓮 / 648  
第二十七章 少时朋友今是敌 / 673  
第二十八章 游子归 / 697  
第二十九章 报恩 / 726  
第三十章 乡情 / 753  
第三十一章 疯子进城 / 779  
第三十二章 三块神主牌 / 804  
第三十三章 凯旋公司 / 829  
第三十四章 断指 / 857  
第三十五章 周彩云一家人 / 883  
第三十六章 家花与野花 / 913  
第三十七章 休妻 / 942  
第三十八章 定期存单 / 963  
第三十九章 黄河水急卷春梦 / 992  
第四十章 副市长想吃天鹅肉 / 1016  
第四十一章 偷油的老鼠偏遇猫 / 1047  
第四十二章 釜底抽薪 / 1077  
第四十三章 紫竹庵探母 / 1104  
第四十四章 催情素药丸 / 1131  
第四十五章 邪不压正 / 1159

## 第二十五章 客盈门

丁之光放下话筒，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电话是曼琴从香港启德机场打来的。这个大妹子现在也神经兮兮的，回中国竟搞“突然袭击”。昨天上午跟她打电话的时候，还说今后三天的日程已经排得满满的，今天准备徒步游览泰晤士河上的塔桥以及伦敦著名的“木钟”，明后两天到大不列颠岛的北部海滩浴场去，那儿不仅有迷人的沙滩，还可以眺望优美的北冰洋风光。既然要保密，索性一保到底，还能让他丁之光来场惊喜；到底还是憋不住，在香港转机时，给他通报了归程。今天是举行公司总部落成庆典的日子，赶早不如赶巧，大妹子能及时赶回，他能不兴奋吗？庆典活动多了个女主人，活动场面一定热烈多了。平心而论，在这种大型的交际场合，曼琴是老师，他是学生，学生只能在老师的指挥棒下转。正在午睡的他匆匆穿上衣服，拿起内部电话，拨了个分机号，电话筒里立即传来了伍大荣的声音：“我是大荣，董事长有什么指示？”

“裕总回来了，我们去机场接机。”

“好咧。”听得出伍大荣也感到很高兴。

放下电话，丁之光到洗手间洗了个脸，穿上了件法国进口的高级混毛白衬衫。这件衣服原准备到参加庆典活动时再穿，为了让大妹子高兴，提前穿上了。这件进口衬衫是大妹子买的。他下了楼，伍大荣正好将轿车开到了别墅楼前。

丁之光上了车。伍大荣发动了车子，朝着总部大门方向，边开车边问：“裕总乘坐的飞机几点到？”

“下午三点二十分从香港起飞。望海市有直达伦敦的客机就好了，非要在香港转机，够麻烦。”

丁之光眼睛望着车前方，恨不得伍大荣一脚踩进油箱底，让轿车

的前进速度像飞机似的一下子到达机场。车子已经临近办公楼前的大门口。殊不知，伍大荣的脚不是去踩油门，而是不声不响地来个紧急刹车。这下可好，丁之光的整个身子像失控似的，突然从座位上蹦起，往前排座位上撞去。幸好他是坐在后排，要是坐在前排，岂不是整个人像出膛的炮弹，撞破挡风玻璃，飞到车外去？丁之光胸口被撞痛了。伍大荣平口车开得蛮好，在部队服役时，就当过驾驶兵。是人发神经了，还是车子坏了？新修建的公司内部水泥路面通道上一点障碍物也没有，更没有人突然横穿通道，不至于引起紧急刹车。丁之光抚摸着胸口，问：“怎么啦？紧急刹车也不打声招呼。”

也许是自认为已得到董事长的宠信，伍大荣说话随便多了。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在测试董事长醒了没有？是否还处在睡眠状态？”

“没醒能坐上轿车吗？开什么玩笑？”丁之光没好气地说，“只听说有‘夜游症’，没听说过有‘白日游症’。”

伍大荣本想以开玩笑的方式指出董事长兴奋得头脑发热了，大脑无法正常思维，而作出莫名其妙的决定。但终究自己是个下属，在老板面前虽不必战战兢兢，但说话也得把握分寸，不能越轨，不能开玩笑，更不能大不敬。他说：“现在差五分钟才一点，公司到机场，走国道，二十分钟就到了。而飞机从香港起飞到望海市，在空中飞行的时间要一个多钟头，这样我们在机场岂不是要呆上三个多钟头？下午两点半，市经委主任和市计委主任要结伴来公司登门祝贺。属下认为不妨先接待了市政府两部门的首长后再到机场去接裕总，既不冷落了两位大主任，又不至于在机场接客厅坐冷板凳，还要不时地观看手表。我只是建议，要是董事长决定继续开车，在路上我会把现在所停车的时间抢回来。”

“真是糊涂了。”丁之光轻轻地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要不是伍大荣提醒，真要误了事。市经委主任为人随和，让钱胜凡接待就行了；而计委主任的接待工作并非每个人都能胜任的。据说市计委主任官气十足，凡是他的权力所能涉及到的人都必须对他毕恭毕敬，不得怠慢。否则，必送“小鞋”，让你出门找不着路径，吃饭找不到筷子。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只能对着镜子干瞪眼。幸好伍大荣及时提

醒，否则还真的误了事。看了手表才一点，然而再去午睡肯定也睡不着了。此时，他突然想起该办的一件事来，下车时吩咐伍大荣去市里夜来香大酒店把巴吉生替先生找来。参加完今晚的公司总部落成大典之后，这位擅长无线电专业的泰国警官算是功德圆满，明天要带着手下人回国了。

他上了四楼，走进办公室，顺手关好了房门。他的办公室是个套间，在主间的右侧有个门，名义上是间贮藏室。贮藏室是不用保洁员打扫卫生的，因而没让周彩云掌握贮藏室房门的钥匙。

丁之光打开了贮藏室的门走了进去。贮藏室里靠墙边放着一排由专用铁箱子组合成的铁柜子，用来存放公司重要档案资料。靠窗旁的桌面上放着一台电脑显示器，其余空间摆放着沙发茶几，坐上十几个人没问题。与其说这是间贮藏室，还不如说是间小型会议室。他坐到桌前，打开了电脑显示器。原来显示器也是一台自动监控系统，只不过监控的范围是自己办公室及门外的走廊，且不与五楼的监控系统相连。

本来办公室里是不用装置监控系统的，自从在中联大厦办公时，董事长办公室被人安放了窃听器之后，巴吉生替先生才临时决定在这儿安装监控系统，为的是掌握“鼯鼠”的行动与目的。公司总部由中联大厦搬来已经五天了，“鼯鼠”也应该有所动作了。

随着屏幕画面的不断跳动，他在寻找既定目标。不出所料，“鼯鼠”行动了。画面里的周彩云走到房门，耳朵贴着门听着门外的动静，然后将门反锁了。像是踱步似的在办公室内转了两圈，看得出她紧锁眉头烦躁不安，走起路来腿有些发软。她站立不动了一会儿，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物品，然后转过了身。在画面上看不出这小物品是什么东西。周彩云只是站立不动，好久都没挪开一步。该死！摄像探头只照着周彩云的背影，看不到她前面的动作。不过，可以看出她的双臂在动着，说明了两只手在干些什么事情。过一会儿，她转过了身，朝四周环视一遍，然后走到皮沙发前面，用劲地翻倒一张单人沙发，又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用小刀割开沙发底部的皮革，将手中的小物品往割裂开的沙发口子里塞。东西放好之后，将沙发恢复到原位。毕竟是个女孩子，看样子干得满头是汗，用衣襟擦了擦脸部，就坐在

单人沙发上休息……

伍大荣陪着巴吉生替先生来了。按惯例，伍大荣必须回避，但被丁之光留住了。丁之光让两人进了贮藏室，观看了监控录像。

看完了那段录像，伍大荣大吃一惊，自己是管理公司安全工作的负责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况且是在公司的核心部位，那还了得！在等待董事长训斥的同时，心中骂道：“这小娘们，非剥了她的皮不可。”

巴吉生替继续让监控屏幕的画面往下跳动，没有再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才关上屏幕。不过，显示器旁边的小红灯亮着，说明监控系统在继续正常运转。他切断了监控设备的电源，将录像带取出，换了盘新带装了进去，说：“这盘带保存着吧。我现在要到你办公室作一番检查，所有设备的电源都必须关闭。”

丁之光点了头，将换下的录像带锁进一个铁柜里。

三人走到主间办公室，巴吉生替从带来的手提箱里取出一台仪器，放在桌面上，打开了电源开关，目光注视着仪表。没有反应，仪表内的各类表针均不动。巴吉生替重新调整了仪表开关，表针还是不动，不由发出惊叹声：“奇怪！”

“怎么啦？别是这台仪器没吃饭，中看不中用。”伍大荣奚落着巴吉生替。

巴吉生替摆了一下手，没有说话，也示意伍大荣不要讲话，径直走到那张单人沙发前，翻倒了沙发，目光盯着那条被小刀割裂开的口子，然后伸出两指，从中取出一个金属小仪器，像是只微型收音机。巴吉生替坐在沙发上，仔细端详着小仪器。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他打开了金属盖，发现电池板上的线头被人为扯断了，这台小仪器已经停止了功能。

这种现象更让人感到意外。作案者为何要让仪器丧失了功能后，又将其装进隐蔽处呢？巴吉生替猜不透这其中的曲折与奥秘，只能向旁观的两人介绍说：“这是台美国产的目前世界上堪称一流产品的窃听设备，方圆五公里内可以接收到它所发出的讯号。为了节省电池，增长工作时间，电源开关由声波控制。就是说，当办公室里没人讲话时，开关自动关闭；有人讲话时，开关自动开起。这样，仪器内的电池可



用十天半月。令人不解的是，周彩云为什么要扯断电池板上的线头呢？”

“对啊，还不如不用装这窃听器，明知这是要冒风险的。”伍大荣发出了共鸣。

丁之光的脑海中立即呈现出数日前在三楼楼梯口周彩云与任飞龙见面的那一幕，特别是周彩云的恐惧状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估计，周彩云是在淫威下被迫为人驱使，在不得不为的同时，一来对受到压迫，心中不甘愿，二来觉得对不住本公司，亦怕造成本公司重大损失，故此情急之下，未经周密思考，便扯断了线头。”

“董事长的判断合乎情理。”巴吉生替说，“此女子经策反，可以成为双料间谍，对新泰实业公司面对强敌有所帮助。”

“人心都是肉长的，董事长对待周彩云如父亲般慈爱，她如不懂得回头，便是畜生了。”伍大荣感慨地说着。

“做周彩云的工作就由伍经理去执行吧。”丁之光说，“现在当务之急是修好这台窃听器，让其正常运转，不能让任飞龙对周彩云产生丝毫怀疑。过去，望海市政企界有传闻，说任飞龙掌握着许多党政要员、企业界大佬们的黑材料，用以要挟这些人为他的根本利益服务，或要这些人助纣为虐。这些黑材料除了在环球娱乐城里暗中采集外，便是靠这种窃听方式了。但是，我认为任飞龙在我的办公室内安装窃听器，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收集黑材料了。否则，他就不必挖空心思，费那么大的劲。他在环球娱乐城桑拿小姐休息室内施展的‘苦肉计’，不亚于当年周瑜的‘苦肉计’，可谓天衣无缝，引人身不由己地入瓮，手法之高明实在令人佩服。我入了圈套还自认为救苦救难，做了一件大功德事。今日想来，真是可笑可怜，如此当世一流的窃听器应该非常昂贵，怕是得好几万元一台。任飞龙为何舍得用这么大的本钱在我的身上下工夫？自从上次发现了窃听器以来，我就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伍大荣心想，原来老板早就发现了“卧底”而不动声色，自己被蒙在鼓里了。他对丁之光油然而产生出一种敬畏感。在这种情况下，他自觉智商不高，不敢多嘴插舌，静静地听着董事长讲话。丁之光继续

说：“从表面上看，新泰实业公司与环球娱乐城之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关系，没有根本利害冲突。问题就出在我们购买的这块土地上。任飞龙假借加拿大客商之手，要取得这块土地房屋的支配权，必有重大作为。当然，任飞龙不需要这么大的地盘，他眼里看中的是溪边的两座厂房。当我第一次与市公安局郑副局长见面时，郑副局长就含蓄地表示，可能要溪边的那块地盘与房产，我答应了他。我当时曾说，在那儿建座别墅很理想，他含糊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为了投其所好，我才决定将溪边的两座厂房与公司总部分离相隔开。我们不想与人为敌，也不想知道任飞龙究竟要干什么。干合法的生产固然好，干非法的勾当我们也管不着。我琢磨着，那地方要是能开个地下赌场最合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到万不得已，即使吃点小亏也无所谓。我估计，早则今晚庆典活动上，晚则慢几天，任飞龙会向我们租赁那两座厂房。”

“如果任飞龙在那儿办军工厂，我们也不管吗？”伍大荣小心翼翼地问着。由于事关公司总部的安全，系职责所在，不得不问。

“那是共产党政府和公安部门管的事。只要不侵犯公司根本利益，他们在那儿宰卖活人肉，我们也不管。万一真的如我所估计，任飞龙租用了那两座厂房，你们安全生产部的人一律不准涉足那儿。在这个世界上，最能要人命的是好奇心。有谁违反这条禁令，必须立即开除。不能让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生意人只管赚钱，与生意无关的事一概不管。现在伍经理已经知道了我的办公室里装有窃听器，今后到我这儿来汇报工作，一定要注意讲话的分寸。一般情况下，我会记得让你到隔壁间汇报工作的。”

“在贮藏室里，只要将门关了讲话，这台窃听器就发挥不出作用。”巴吉生替解释着说，“这扇铁门是特制的。”

原来巴吉生替早已掌握了周彩云“卧底”活动，伍大荣恍然大悟。怪不得一听董事长有请，巴吉生替就提了个笨重的手提箱而来。

“现在请巴吉生替先生将这台窃听器的线头接好吧。”丁之光说，“我们现在需要周彩云，要让这台窃听器发挥作用。我不想让任飞龙再派他人到这儿来卧底，所以要保护周彩云。”

“明白。”伍大荣点头说着。

巴吉生替干起活来干脆利索，三下五除二，马上接好了窃听器的线头，小心地将它放置于原位，并恢复了单人沙发摆放的位置。

丁之光看看手表，快到两点半了，公司员工要上班了。巴吉生替提着手提箱告辞走了。丁之光带着伍大荣下楼去，准备在操场上迎接前来祝贺总部落成的贵宾们。

在办公楼下操场旁的一棵树荫下，丁之光似乎是随口问：“李太生这个人在你那儿现在干得怎么样？”

“这个人好讲义气，交待他办的事会办好。不过狗改不了吃屎，一有空闲时间就奔赌场，整天跟那些赌棍和吸毒者鬼混在一起。我已经警告过他好几次了，收效不大。是不是考虑把他开除了，以免给公司带来麻烦。”

“他一个小混子能给公司带来多大的麻烦？”丁之光不以为然地说，“人尽其才嘛，小混子有小混子的作用。我还想提拔这个小混子当个组长呢。”

伍大荣不明白董事长为何会作出如此荒唐的决定？但不敢问。

“我准备将昆英大姐的儿子徐哲强录用到保安队工作，就编到李太生那个小组。”

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伍大荣心中发出一声惊呼。像徐哲强这样的人，在路上碰见了都要退避三舍，怎么还能将这个祸根揽到身边来呢？他真想说个“不”字，但公司的纪律容许他这么说么？下属只能说“是”，要谨守下属的本分。

“新组编的李太生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现在先让他们去看管溪边的仓库区，人员嘛，除了徐哲强，还有李太生带来的那个李印道，另外答应由李太生自行收一个。”

“这个小组五毒俱全了。”伍大荣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着。他对董事长的决定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人心向善，要相信人家会改邪归正的。”丁之光说话时一本正经，脸色怪严肃的，“在李太生上任之前，我会亲自找他谈一次话。相信他不会辜负了我的期望。”

伍大荣心想，董事长今日真的发神经了。

几部轿车驶进大门，停在操场上，贵宾们来了。市政府的两根顶

既来祝贺，免不了回赠。每人一床上海产的高级毛毯，连同随从人员与驾驶员，一视同仁，皆大欢喜。当然，两位主任每人另加一块西铁城牌全自动手表。

两位主任临走前郑重地告诉丁之光，市政府的卓副市长将陪同省计委的袁根海主任参加新泰实业公司在天外天大酒楼举办的庆祝晚宴，但不参加随后的庆典招待会。能有这么大的首长亲临晚宴，那是无上荣光不得了的大事，丁之光岂能不感恩戴德？他做出了受宠若惊的样子，一口气连说了六个“谢谢”。

送走了两位领导，丁之光看了看手表，三点二十分，此时曼琴正好从香港起飞。估计不会再有重要的客人来公司道贺，丁之光还是安排钱胜凡在公司里等候，做好继续接待的准备。然后，由伍大荣驾车，丁之光到机场去接曼琴了。

到了机场，又等了一个多钟头才看见曼琴拖着行李箱从出口处出来。见到了大妹子，丁之光渴望与曼琴相见的热情反而没有中午时分高涨。没有拥抱，没有热吻，没有甜言蜜语，连中国人最普遍的“握手礼”也没有，只有近似没味道的白开水般的最普通的一句话：“回来啦？”

不回来能见面吗？废话！曼琴似乎不满意丁之光没有激情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英国人比中国人奔放多了。她问：“在机场等候很久了吗？”

不回来能见面吗？废话！曼琴似乎不满意丁之光没有激情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英国人比中国人奔放多了。她问：“在机场等候很久了吗？”

“没多久，刚到。”丁之光轻轻地说着。

伍大荣在接过曼琴手中的手提箱时，神秘而轻声地说：“董事长是嘴冷心头热，想见你而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就逼着我来机场了。就像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猴急了’。”

曼琴朝丁之光望去。丁之光见被人揭了底而不好意思了，讪讪地说：“中午时分闷得慌，睡不着，想来机场看看风光。你瞧，天是多么地蔚蓝，机场前的花园是多么地绚丽，草地上的草一派碧绿。”

曼琴笑了，感到心满意足了。她了解大哥，越装成无所谓的样子，说明他心中感情的火越旺盛。他跟普通人似乎不一样，是个特类人。

将行李放进车后的行李厢里后，丁之光为曼琴打开了后车门，准备自己坐到前排的副驾驶位上，不料被坐进车厢里的曼琴顺手一拉，没有丝毫防备的他跌进了后排车厢里。伍大荣佯装没看见，一本正经地坐上驾驶位，发动着车子。丁之光只得坐在曼琴的身边。其实两人只占了后排一半多的位置，曼琴的屁股就是不停地往左边挪。在下属面前与曼琴这么亲热，丁之光有些不自在了。曼琴热情不减，温柔地问：“想我吗？”

丁之光没有回答，只是机械性地轻轻地点了点头。

英国男人决不会像这样扭扭捏捏的！刚才在飞机上闭目沉思时，曼琴就下决心，这次回中国，一定要将丁之光改造成英国绅士般的人物。当然，她与丁之光的关系也必须明朗化，不能再这样不清不白地拖下去了。她说：“怎么只点头，不说话？”

丁之光被这一句话弄得满面通红，连忙用手指着伍大荣的背后，意思说，有外人，说话注意点。曼琴不吃这一套，说：“怕什么，又不是偷鸡摸狗，咱俩是光明正大。”

伍大荣连忙把车窗顶上的镜子往上托去，说：“别惹上我。我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现在开小车的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瞎子，二是聋子，三是哑巴，缺一不可。”

这一说，反倒像是曼琴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有些许难为情。这里毕竟是在中国，英国的理论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呢，两国的民风差异大。她把头靠在丁之光的肩头上，右手紧抓丁之光的左手，闭目养神了。

由于晚宴准六点开始，作为女主人的曼琴到达新居后，来不及评判这座别墅式房子的布局与装修质量的优劣，更没有时间与丁之光叙别后衷肠，匆忙洗了个澡，略微化了妆，往衣服上喷了点法国香水，便与丁之光赶往天外天大酒楼了。

新泰实业公司今晚在天外天大酒楼办了整二十桌的宴席，请了一百五十多个宾客，几乎涵盖了望海市各重要部门和相关大企业的负责人，以及丁之光、曼琴特邀的人士。公司总部除了留下安全生产部保安队负责看家外，其他职员都出席了今晚的宴会。遗憾的是，羊龙潭水电工地的大坝正进入重要的水泥浆浇注阶段，他力能副总经理与一些重要的技术骨干不能抽身回来参加今晚的宴席。

丁之光与曼琴赶到天外天大酒楼时，大部分的宾客已经来到了。钱胜凡是交际方面的行家里手，接待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

出于对宾客的热情，丁之光与曼琴并肩站在天外天大酒楼门口迎接客人。他俩与每一个客人寒暄几句，便由钱胜凡、伍大荣和施仁芳分别陪同入席。

又一辆小车停下。丁之光见下车的人是宋昆英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不用猜，此人一定是徐仁虎。丁之光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多年不见的“老亲家”。尽管控制着自己的感情，避免有任何的冲动，但感觉到血管还是膨胀了，心儿跳得厉害，血液加快了循环速度。如果现在还是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并且手中握有一支枪，毫无疑问，他会把朝着徐仁虎胸部的那把枪里的子弹全部射出。他做梦都期望这一时刻的来临，只是不知道何时才能实现这一梦想。曼琴看出丁之光神志的异常，连忙用手肘碰撞了丁之光的身子，才使丁之光收敛了胸中怨气，恢复了常态。只见这位当年的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特派员面部容貌变化不大，三角形的大眼依然时时闪烁着凶气，满面的横肉随着岁月的增长似乎更粗糙了，走起步来翘着双肩，踱着方步，仍然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丁之光朝曼琴使了个眼色，曼琴会意，即速步下台阶，热情地朝着宋昆英叫了声：“姐姐。”

宋昆英见到曼琴，快步奔上前，与曼琴拥抱成一团，说：“好妹子，想死姐姐了。你的那位大哥前天还跟我说，你要等十天半月才能回中国，让我好生失望，谁知是故弄玄虚，要逗起我的思念。”

“你冤枉他了。”曼琴解释着说，“原本计划要十天半月才能回中国，行程都安排好了。实在是想念姐姐想得慌，就提前回来了。”

“怕不是想念姐姐吧，”宋昆英朝丁之光望一眼，闭嘴一笑，“别拿我来做挡箭牌，一样的女人还会不知你的心事？”

徐仁虎走到丁之光的面前，伸出了手，说：“这位是丁董事长吧。”

丁之光与徐仁虎握紧了手，说：“我的大妹子与徐太太结拜为异姓姐妹，我该称你为姐夫了。”

“要称为连襟。”徐仁虎哈哈大笑。

丁之光不作解释，跟着笑了笑，笑过之后，徐仁虎说：“前天小儿出了事，多亏了丁董事长伸手帮忙，多谢了。”

“理所应该吧。只是哲强整日混在社会里，怕迟早要出事。如果姐夫放心，就把哲强交给我好了，在我的公司里混口饭吃，总比整日无所事事强。”

徐仁虎原本就有此意，见丁之光先说出，大喜，说：“丁董事长是真朋友，没得说了。今后有用得着徐某的时候，唤一声就好。”

“到时我一定不客气了。”丁之光向前摆了个手势，“请。”

钱胜凡走上前来，引导徐仁虎夫妇入室。徐仁虎是公司请的客人，宋昆英是以曼琴的名义请来的客人。

曼琴向引导客人入席后又来到门口候客的伍大荣问：“物资局的黄局长来了么？”

“早到了。我告诉了他，你回来了。他可能急着要见你呢。”

“过会儿再见吧。”曼琴见又来了客人，便同丁之光迎了过去。

下午五点五十五分，副市长陪着省计委袁主任准时到达天外天大酒楼宴会厅。为了表示对首长的尊敬，除了个别人之外，大部分人都肃立鼓掌。

尽管绝大多数人参加宴会的目的无非是狼吞虎咽美餐一顿，但这样的大型宴会，祝酒词还是要的。先是丁之光代表公司董事会致欢迎词，然而由宾客代表、平乐区新当选区长卢灼发表祝贺词，最后由副市长作重要的讲话。丁之光讲完话后，可能是出于礼貌，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据可靠消息，卓副市长马上就要担任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市委副书记了。副书记跟副市长虽然级别相同，却不可同日而论。只有不想戴乌纱帽的傻子才敢对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书记稍有不敬，卓副市长的讲话是典型的八股文形式，算不算精彩？天才晓得。先谈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望海市的重要发展，再谈搞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工作的重要意义，最后才是简单明了的对新泰实业公司的祝贺。然而，就像小学生背书般的发言居然多次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讲话结束时，不仅赢来了长时间的有节奏感的掌声，还迎来了如雷般的欢呼声。

对这现象，曼琴感到好笑。这不是跟在剧场看戏一样吗？丁之光感到可悲，望海市的改革开放靠这些人领路行么？

见到自己的讲话如此受欢迎，出乎卓副市长预料。自己曾经做过多少次类似的讲话并没赢得这么多的掌声啊。看来自己的演讲水平不仅是一大提高，简直是个飞跃，未免有些得意。兴奋之中，引经据典，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要不是随从秘书假装着上前整理麦克风高度，偷偷地向首长作了个该结束讲话的暗示，伙房里的师傅们可能要暂时熄灭灶火，先打四圈麻将再说。

丁之光看了手表，卓副市长的即席讲话用了三十八分五十八秒，心中感叹，中国官员真是口若悬河，如长江之水滚滚东去啊。

七点十分，晚宴终于开席。

由于今日到场的来宾大多是望海市一级单位的领导，省计委袁主任心血来潮，为了走群众路线，接近基层单位领导，要去各桌敬酒。于是，卓副市长和庆典活动大东家丁之光连忙起身相陪。到每一桌，丁之光首先要介绍说：“省计委袁主任和卓副市长看大家来了。”

这一桌就宴的人马上站起来，举起了杯子。为了以示亲热，袁主任都要问几个人的名字。有的来宾见袁主任没问到自己，便自报了山门。更有甚者自我介绍时，特别强调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与袁主任有过接触，或者听过他的报告，受到了多大的教育，因此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功劳应归于袁主任，等等。袁主任总是笑容可掬，连连点头，表示记得这件事，或记得这个人，喜得自售者手舞足蹈，认为又套上了一层关系，搭上了又一条天线，攀上了一个在省里举足轻重的高官，而笑逐颜开。当走到第六桌的时候，袁主任一眼瞧见了坐在这



一桌的宋昆英，笑着打招呼：“小宋今晚也来啦？”

宋昆英想不到袁主任一见面就问起自己来，脸色微红，好在灯光下难被人看出，说：“袁主任来了，我能不来捧场吗？”

似乎她早已知道袁主任今晚会来参加晚宴。

在与这一桌人碰杯的时候，袁主任对卓副市长说：“这是我的原籍老乡，现在迁移到望海市来了，从事建筑基建工程行业，请卓市长多关照。”

卓副市长打量着眼前打扮妖艳的半老徐娘，问：“这位宋女士的老家也是在扬州？”

宋昆英一怔，脑筋急转弯，说：“祖籍在扬州，后搬迁到青玉县，现在举家又到望海市落户来了。”

宋昆英这样回答也对，二百多年前的宋家祖宗在扬州开过糕饼店。

“他乡遇故知啊，难得，难得。”卓副市长说，“今后在望海市如果遇到什么难处，可以直接到市政府来找我。”

“我先谢过了，”宋昆英说，“现在落根到了望海市，今后麻烦卓市长的时候还会少吗？”

“没关系，有事尽管来，只要不违反政策，都会支持的。”卓副市长说，“老袁啊，你这个老乡可是万中挑一的大美人啊。扬州自古繁华地，是出才子佳人的地方。小宋年轻时一定倾倒半城人。”

“卓市长说笑了。”宋昆英大大方方地说着。

袁主任又望了宋昆英一眼，朝着卓副市长开玩笑似的说：“我就把这个老乡托付给你了。亏待了她，望海市今后报到省计委的项目，我就要大刀阔斧了。”

卓副市长一愣，马上哈哈大笑，说：“袁主任交待的任务我不敢不执行吗？”

丁之光一万个想不到宋昆英与省计委袁主任有这么深的交情。原来还以为袁主任几次替徐仁虎讲话，是被徐仁虎重金收买了。今日看来，似乎另有内幕。他下意识地朝坐在不远处的徐仁虎瞟上一眼，骤然间有了新的发现。只见徐仁虎的一双三角眼闪出一股极其酷毒、极其阴冷的目光射向袁主任，牙齿咬着嘴唇似乎咬出了血。没有天大仇恨的人很难有这种表情。从徐仁虎与宋昆英两人对袁主任的态度的巨